

法國的軍火外交

陳澤豐

壹

處今日核子時代，談判尙不能完全取代對抗，是以超級強國之間一方面從事武器軍備的競賽，一方面又有限制戰略武器與相互裁軍之談判。至若干大國與小國間，雖無明顯的勢力衝突發生，却有軍火交易的畸形關係存在。

「第三世界」(Tiers-monde)裏政變迭起，邊界糾紛頻仍，種族戰爭綿延不息，右翼與左派鬥爭循環不已，這是造成強國軍火生意興隆的主要原因。吾人可以斷言，世界地區性戰爭一天不停止，則軍火武器的製造和交易也一天不會停頓。所不同的是，過去軍火武器乃是大國控制小國，予取予求的一種外交工具，而自能源危機發生後，武器一變而為大國籠絡小國，討好巴結對方的一項資本。

世界上重要的出售軍火武器國家，依法文字母排列先後，共有下列十五個國家或地方：西德、比利時、加拿大、毛共、美國、法國、英國、以色列、義大利、荷蘭、南非共和國、瑞典、瑞士、捷克與蘇俄。①美國與蘇俄更是此中翹楚。

美國在軍火貿易方面高居世界首位，約佔全世界總額百分之四十，其中四分之三輸往北約會員國，四分之一則輸至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蘇俄及其衛星國約佔百分之三十，輸出對象主要為亞洲、近東與非洲的一部分國家。由於軍火生意大多祕密進行，因此甚難獲致官方的精確統計數字。惟據「時代週刊」透露，美國去年的武器輸出額約在五十億美元，蘇俄則約四十億美元，但這其中大部分是屬於軍援計劃的。②

法國與第三世界的貿易關係，也少不了武器的買賣。單就銷售額而言，法國去年即出口了價值十四億美元的武器，約等於法國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③法國加入武器的競銷行列，雖不能與美蘇相抗衡，但與英國不相上下，可以角逐第三位。

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法國的武器至少已行銷四十三國以上。去年數量較龐大的幾筆交易包括出售幻象式噴射戰鬥機給薩伊共和國 (Rep. de Zaïre)，AMX—三十型坦克給委內瑞拉，反坦克飛彈給幾個中東國家，和超級黃蜂 (Frelon) 式直昇機給中共。據報導，最近法國還同意出售一隊幻象式飛機給波斯灣上人口僅八萬的阿布達比 (Abu Dhabi) 小王國。

巴基斯坦空軍也使用幻象式飛機，而其陸軍也和印度一樣，部分配備法國武器。在非洲，十五個前法屬殖民地中的十三個國家及其他若干前英屬國家都由法國供應武器。在拉丁美洲，法國也出售軍火給九個國家，其中包括銷售一〇六架幻象五式飛機給阿根廷，以及一百一十架幻象三—C型飛機給巴西。最近法國又以同樣的反軍艦飛彈供應給祕魯的左派軍事獨裁政權和智利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在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中，由以色列人駕駛的法國幻象式噴射機充分發揮了「殺敵效果」的閃電效用；之後，戴高樂採取親阿政策，對中東交戰前敵國家——以色列、埃及、約旦和敘利亞，實施武器禁運，但照樣出售一一〇架幻象式飛機給利比亞，僅規定該項飛機不得使用於阿拉伯方面的戰鬥。④

參

軍火武器的出售與政治亦有其密切關係。過去五年來，法國已學會一套巧妙的軍火推銷術，但是比推銷術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也有助於法國軍火

業的興隆。例如，由於美國拒絕出售昂貴武器給拉丁美洲國家的政策（此項政策已於今年廢除），就使法國左右逢源，大蒙其利。在中東方面，法國又設法銷售軍火給不喜歡美國，同時也不信任蘇俄的阿拉伯國家，變成一枝獨秀。

一般而言，武器的銷售也是外交上的一種手段。據專家分析，武器的大量外銷，除可減低國內軍火的製造成本外，一方面可做為施行外交壓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可供與工業落後，而又想擴充防衛武力的國家交換原料之用。

由於軍火生意競爭激烈，武器銷售國除須推陳出新，不斷製造新武器外，尚得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其事，監督其進行，並創設特別銀行，提供貸款，以期靈活運用。在必要時，軍事當局仍須派遣軍事顧問或技術專家協助購買國訓練有關人員。就法國而言，法國即成立有一個十五人至二十人的委員會，由總理、外交、軍事、內政、財政各單位選派代表組織而成，每月開會一至二次，監督軍火之製造與輸出等一切事宜。法國從事國防軍事工業之工人共約二十七萬人，其中專以製造軍火供應外銷者即達五萬人之譜⑤。

肆

法國自戴高樂執政以來，了解到中東石油的重要性，在外交上由祖護以色列的政策轉變為親阿拉伯的立場，這一政策的改變，不僅使法國今天在石油的供應上享受最優惠的待遇，也使法國在經濟貿易上大獲其利。

第四次以阿戰爭，雙方交戰時間雖短，但武器的消耗却極可觀，因此亟需補充；中東戰事同時帶來石油危機，西歐受禍之烈尤甚於美國。這是造成以石油換取武器，軍火外交盛極一時的背景。

阿拉伯國家的油禁政策對於法國的打擊並不太大，此可由法國政府與人民的反應沉着鎮定看出，但法國仍無法逃避因能源危機造成外銷品減弱、通貨膨脹、失業人數增高的影響。由於石油價格上漲的結果，法國赤字已高達三十五億美元，去年下半年通貨膨脹的指數是百分之四至四點五，創第五共和以來的最高峯；失業人數高達三十三萬二千人之多，比起前年的二十四萬七千人，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此一情勢尚在繼續惡化之中，估計到一九七四

年初，將達到三十八萬五千人；而年生產量却減少了百分之五。⑥窮則變，以上所述都是促成法國加強推行軍火外交的重大考慮。

伍

最近一個多月來，法國為了解決石油問題，無視美國的呼籲，不顧西方的團結，先後與波斯灣產油國家訂定了以「石油交換武器」的協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月底，法國外長左伯特（Michel Jobert）與沙烏地阿拉伯簽訂一項協定。綜合各報透露⑦，沙國承諾今後三年內，每年供應法國石油四千萬噸，法國期望將供應時間延長為二十年，其總目標為八億噸。法國的交換條件是售給沙國三十八架幻影式III—E型戰鬥轟炸機，兩百七十五輛AMX—三十型坦克，以及一批反坦克飛彈和水陸兩棲設備。此外，法國又以精確的雷射瞄準器及紅外線偵測體系來裝備其坦克，這樣一來，沙國的坦克將成為全球最精銳的部隊之一。據貝魯特「光明報」透露，左伯特與沙國官員並曾商討在沙國建立武器製造廠及在法國訓練沙國軍官的可行性。

二月三日，法國外長又與科威特（Kuwait）簽訂了一項武器交易協定。這項協定是由科威特國防部長阿布都拉（Sheikh Saad Abdullah）宣佈的，但他拒絕詳細說明法國的武器。惟據消息可靠人士說，此項交易將包括十六架幻影式噴射戰鬥機、直昇機和其他的法國武器。科威特與伊拉克之間時有邊界糾紛發生，故決定充實軍備，發展自身武力。

二月六日開始，才氣縱橫、態度沉著的左伯特又繼續訪問伊拉克三天，也與該國簽訂一項以石油交換武器的十億美元交易。

二月十日，法國財政部長戴新亭（Giscard d'Estaing）和伊朗經濟部長安薩瑞（Hushang Ansary）於巴黎簽訂一項重要的貿易及合作協定。依據該協定，法國將在伊朗建造一座價值十二億美元的核子電力廠。伊朗是法國主要的石油供應者，在最近石油漲價以前，法國自伊朗每年進口的石油約值兩億美元，現在估計已達十億美元左右。

左伯特僕僕風塵於巴黎和中東之間，預料將陸續與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其他產油國家締訂「武器交換石油」協定，藉以緩和法國的收支平衡問題，並

陸

法國爲了爭取石油，不惜背棄盟友，像西德和英國一樣，爭向阿拉伯國家獻媚，先是取消了對阿拉伯國家的武器禁運，繼而與波斯灣產油國家分別交涉，訂定以武器交換石油的協定。法國的這一連串軍火外交已經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一陣抗議的狂潮。許多人認爲，法國自私自利的政策不但會使西方國家無法以聯合行動來解決能源危機，而且可能會毀滅團結歐洲的美夢。

惱怒的季辛吉強烈譴責，法國的措施不是建設性的行動。他說：「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採取一種使其鄰邦陷於貧困的政策，那麼世界經濟之崩潰將難以避免，自從二次大戰以來發展的合作的國際關係的整個結構將受到危害。」在元月十日的記者會中，季辛吉提出警告說：「毫無約束的雙邊競爭，將爲所有當事國招致毀滅，可能達成的表面勝利，事實上將危害世界安定和世界經濟。」^⑧

華府對於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出售武器和機械給阿拉伯國家以換取石油的雙邊交易，頗感不快。但正如歐洲人士所指陳者，華盛頓和莫斯科才是供應武器給中東的主要國家，而美國不僅供應武器給以色列，而且還銷售給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黎巴嫩和伊朗。

法國的軍火外交多年來一直受到國內反對派與教會當局嚴厲的批評。一如核子武器的發展一般。左派政黨指責把軍事武器交給「殖民主義者，種族歧視者與法西斯主義者」之不當，並要求法國參加裁軍談判。教會方面曾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路德（Lourdes）集會，對於法國政府公然從事販賣殺人武器的勾當，予以強烈指責。工會方面的態度則比較溫和，因其屬下工人多有從事此項工作者。^⑨

法國激進黨領袖芮茵伯（J.-J. Shrieber）一向抨擊政府施政不遺餘力，最近在接受西德一家報紙訪問時指出，法國及某些其他國家爲了交換石油，甚至可能走到出售原子武器的地步。他說：「我們將像其他國家一樣，爲了獲得石油，不惜做任何事。此舉將對以色列造成致命的危害，因爲在可能的購買者當中，利比亞就排在第一位。」^⑩

法國的軍火外交

柒

在困難的時候，只顧自己不顧朋友，這是法國戴高樂主義一項傳統的作風，所以法國外長的訪問阿拉伯國家並非顯示法國政策有何新轉變。左伯特的風塵僕僕於波斯灣濱，也非法國曲意逢迎阿拉伯國家所採取的唯一行動，因爲巴黎政府最近曾派遣若干位老練外交官，前往阿布達比、阿曼（Oman）和科托爾（Catar）等產油小國充當大使。^⑪此外，法國對於二月十一日在華盛頓舉行的耗油國會議，也始終採取獨行其是的杯葛態度。

波斯灣一帶武器軍火的源源補充，大量流入，對於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無疑又將構成重大威脅，使中東戰機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勢。孰令致之？法國雖不是始作俑的罪魁禍首，但却難逃火上加油的趁火打劫者之譏！誠如法國社會黨議員德斐爾（Gaston Defferre）所指出，法國與阿拉伯國家從事雙邊交易的政策是一種「逾份的政策」（politique dépassée），它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將導入死胡同。^⑫

能源危機的發生，不僅破壞西歐共同市場的團結，也加深了美歐之間，尤其是美國與法國間的裂痕，顯非西方自由世界之福。平心而論，造成今日之局，華府與西歐均應及時檢討，虛心反省，庶幾不致分道揚鑣，各行其是，造成無可彌補之缺憾！（六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脫稿）

註① Les Ventes d'armes de la France, Le monde 151/1/1974.

註② Arms for Sale, Time, Jan. 28, 1974.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同註①。

註⑥ 龍寶麒，今年法國政局的展望，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廿八日。

註⑦ Le monde, 9/1/1974; Time, Jan. 28, 1974.

註⑧ 戴潮聲，能源危機與國際合作，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註⑨ 同註①。

註⑩ 二月三日柏林法新社電，見二月七日中國時報。

註⑪ News-week, 4, Feb. 1974.

註⑫ Gaston Defferre, L'Europe et le Tiers-monde, Le monde 11/1/74.